



創于1897

YUFA YANJIU DE SHENHUA YU TUOZHAN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编委会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372-4

I. ①语… II. ①语… III. ①汉语-语法-文集
IV. ①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86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语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372-4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定价: 55.00元

目 录

从韵律结构看形容词	沈家煊	1
论亲属语言演变链	戴庆厦	13
学习张斌先生的创新精神 更新汉语句法的分析思路	陆俭明	21
论句式义的分析问题	范 晓	34
现代汉语可选论元转换为必有论元的三种途径	杉村博文	56
重度-标志对应律		
——兼论功能动因的语用性落实和语法性落实	陆丙甫	70
语气词的位置选择和限制条件	齐沪扬	85
从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类型角度看汉语补语问题	金立鑫	103
现代汉语结果补语的客观义和已然义	张国宪、卢 建	116
从标记词“的”在相关分布中的隐现与位置看汉语		
前加词的性质	张谊生	133
汉语“主宾句位高效”的类型特征	储泽祥	152
句末语气词及其句类系统	王 珏	168
“指称”的含义	王红旗	190
事件称谓性 NV 构式及其指称功能解析	吴为善、高亚亨	205
也说“‘了 ₂ ’的行、知、言三域”	张宝胜	219
心理空间概念的整合:汉语新型“最 + NP”结构的		
名词性	陈文博、张旺熹	224
语用平面中的语篇起始标记衔接语探讨	邢 欣、郭 安、孙敬辉	240
汉语中有屈折形态吗?	杨锡彭	253
同位结构及相关问题		
——兼论三个平面的分与合	高顺全	261

句内隐含与自指 金昌吉 277

人称代词的语用分析 孙汝建 288

“一时”和“一刻”的多角度考察..... 李铁根 299

板块、凸显与“的”字的隐现 徐阳春 311

“A 为 N 所 V”结构的功能及其渊源 岳中奇 321

与副词“都”相关的强调结构 张亚军 337

说“来得” 刘慧清、钱夏玲 348

赋值的观念 聂仁发 362

第二语言教学:形式与意义的博弈(一)

——教学法与学习者的视角 吴勇毅 369

语法分析中要重视种种“区别”

——从区别“抽象的句子和具体的句子”谈起 陈昌来 381

张斌的功能观和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理论的研究进程 吴晓芳 391

后记 408

从韵律结构看形容词

沈家煊

摘要:从韵律结构看形容词,形容词在语法结构中表现出跟名词和动词不一样的组合特点,令人费解。过去的问题在于过分看重名、动、形之间的区别,预设汉语里名、动、形跟英语等印欧语一样是三个分立的、互斥的类。其实汉语里首先区别“大名词”和“摹状词”,“大名词”里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大名词”通过重叠形成“摹状词”。形容词的双音化是一种“准重叠”手段,双音形容词也具有摹状词的性质。按照这个新认识,在划分形容词内部小类的时候应该拿单音双音的区分作为首要的标准。最后说明汉语的形容词在“词类地图”上表现出来的多重性。

关键词:韵律结构;形容词;大名词;摹状词;重叠;词类地图

一 形容词问题

讲语法离不开讲结构的类型,划分词类的目的首先是要有利于区分主谓、动宾、定中等结构类型。而讲汉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经常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区分比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还重要。《现代汉语词典》到第5版才开始标注词性,房屋标为名词,出租标为动词,但是在没有上下文的时候你居然不知道出租房屋是述宾结构还是定中结构。然而改变音节的数目,把单音和双音互相搭配形成不同的韵律结构,出租房[2+1]十有八九是定中不是述宾,租房屋[1+2]肯定是述宾不是定中。这就是吕叔湘(1963)最早指出的,三音节的组合,定中以[2+1]为常态,述宾以[1+2]为常态。

定中结构:出租房 * 租房屋

述宾结构:租房屋 ? 出租房

这表明,在现代汉语里要确定一个组合是述宾结构还是定中结构,主要不是看这个组合的成分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而是看哪个是单音哪个是双音。

陆丙甫和端木三(Lu & Duanmu 1991, 2002)提出“辅重原则”:定中结构的定语和述宾结构的宾语都是中心语的辅助成分,辅助成分韵律上要“重”,汉语里韵律的“轻重”就体现为单音双音的对立,所以定中为[2+1]而述宾为[1+2]。

“辅重原则”在形容词上遇到了问题,形名定中结构如大房间、冷空气以[1+2]为常态,[2+1]受限制(*宽大房、*寒冷气),这就跟“辅重原则”不符。端木(2000)认为大房间是语法结构不好的复合词,音步划分是大房|间而不是大|房间,但是这种划分十分牵强,跟连读变调和停延的实际情形不符^①,详见王洪君(2001)和柯航(2007)的批评。王洪君于是放弃“辅重原则”,转而注重于形容词的特性,她认为,由于历史上形容词单音的使动用法转移到双音上,现代汉语形容词双音不少有使动用法(如柔软头发、端正态度)因而容易造成歧义,而单音用法单纯,所以形名定中结构以[1+2]为常态。这个解释的问题是,现代汉语大量的双音动词都可以带宾语,也容易造成歧义,却仍然经常做定语,而且是很好的定语,如出租房屋和养殖对虾;古代汉语里单音形容词普遍有使动用法(静其心,深其宫),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做定语(静女,深宫),而且现代汉语仍然留存古汉语单音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静一下心,热一热饭。

大房间也不太符合冯胜利(1997, 2000)提出的“[2+1]构词、[1+2]造语”规则,它虽然可以插入的变为大的房间,但是不能加很扩展成为很大房间,难以确定它是词是语。为维护这条规则冯胜利(2001)就造句法可以造语也可以造词,大的房间是句法造语的产物,大房间则是句法造词的产物,叫作“句法词”,即“以短语生成方式产生的词”,所以是[1+2]。这样处理的问题是难以解释动名复合词[1+2]租房屋不成立,租的房屋是句法造语的产物,为什么租房屋不能是句法造词的产物呢?单音动词不是跟单音形容词一样能做定中复合词的中心(全年租、出国热)吗?

总之,从定中组合的韵律结构看,双音形容词和双音名词、双音动词都形成对立,单音形容词只和单音动词形成对立,和单音名词表现一致。可列表如下^②:

① 例如小雨伞,三个上声字,从连读变调看只能划分为小|雨伞。

② 此表的排列方式参考了陆丙甫先生的意见(电邮通信)。

	[2+1]定中	[1+2]定中
形容词	* 宽大房	大房子
名词	汽车房	纸房子
动词	出租房	* 租房子

而在做中心的时候,单音形容词又和单音名词、单音动词表现一致(这个事实也很重要):

汽车房 全年租 猩红热

煤炭店 三级跳 妻管严

手表厂 本字考 夕阳红

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三大实词类中形容词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名词、动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二 名词和状词

形容词的问题解决不好的症结还是过分看重名、动、形之间的区别,预设汉语里名、动、形跟英语等印欧语一样是三个分立的、互斥的类。其实汉语里首先重视的不是名、动、形的区别,而是“名词”和“状词”的区别,这个和“状词”对立的“名词”包括动词和性质形容词,即包括动作名称和属性名称(沈家煊 2007, 2009, 2010a&b)。这个“(大)名词”类的成员一律能通过重叠的方式形成“状词”(也叫“摹状词”),以下实例转引自华玉明(2008):

(1) 事物名词重叠形成状词

虎 眼睛瞪得虎虎 de

丝 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

山水 山山水水 de 画个不停

妖精 打扮得妖妖精精 de

(2) 动作名词重叠形成状词

飘 飘飘白雪飞扬在空中

抖 母亲抬起手臂抖抖 de 指着干粮筐

摇摆 花儿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

指点 指指点点 de 议论起来

(3) 属性名词重叠形成状词

白 把脸抹得白白 de

长 长长 de 走廊

随便 随随便便 说了几句

大方 衣服要穿得大大方方 de

沈家煊(2010a)补充,单音的名、动、形加 XX 也都变成状词:

(4) 单音名词 XX:夜沉沉,眼忪忪,情切切,月蒙蒙

单音动词 XX:叹连连,呼哧哧,死虎虎,笑眯眯

单音形容词 XX:冷冰冰,轻悠悠,静悄悄,软绵绵

现在再补充一个事实,重叠的 X 本身也可以是名、动、形三类(石侵,2010):

(5) X 为名:冷冰冰,甜蜜蜜,黑漆漆,白雪雪

X 为动:圆滚滚,香喷喷,动飘飘,直挺挺

X 为形:红彤彤,白茫茫,笑盈盈,病恹恹

这些重叠后置的 XX 本来可以前置,前置在方言里还很常见:

(6) 漆漆黑,雪雪白,冰冰冷,笔笔直,喷喷香,滚滚圆,彤彤红

蔡淑美、施春宏(2007)考察阎连科作品中的重叠形式,同样发现名、动、形三类词都有起摹状作用的重叠形式 AABB 和 ABB:

(7) 名词的重叠形式

浪浪涛涛 波波浪浪 山山海海 山山岭岭 涕涕泪泪

枪枪炮炮 仇仇恨恨 物物什什 物物件件 缘由由

江江湖湖 谷谷糠糠 钉钉绳绳 汪汪洋洋 血淋淋

水渣渣 烟团团 雾浓浓 汗渍渍

(8) 动词的重叠形式

巴巴望望 哭哭唤唤 洗洗整整 腾腾雾雾 剪剪裁裁

闪闪灭灭 颤巍巍 笑吟吟 荡激激 气愤愤

潺潺哗

(9) 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烈烈炎炎 红红胖胖 木木然然 白白亮亮 柔柔和和
 白白茫茫 美美丽丽 鲜明明明 青痴痴 紧飘飘
 白茫茫 红艳艳

参与重叠的 AB 有的是词,有的像临时组合,如山海、洗整、烈炎,名词性 AB 的重叠特别多。这些事实说明,汉语的实际是第一个层次先区分“大名词”和“状词”,第二个层次才在“大名词”内对名、动、形(限于性质形容词)有所区分,重叠是汉语的一种不同于印欧语的重要形态手段。

三 形容词的双音化

阎连科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重叠为 AABB 的双音形容词有的是表性质的(能加很,如美丽、柔和),有的是表状态的(不能加很,如红胖、白亮),还有一种常见的 ABCC 式重叠,AB 也包括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

(10) AB 是性质形容词(能加很)

暴虐汹汹 苍老荒荒 潮润烂烂 潮湿雾雾 迟缓慢慢
 光亮嫩嫩 恍惚悠悠 浑浊厚厚 火热腾腾 枯瘦黄黄
 亮堂洁洁 明亮晃晃 清脆哗哗 威严森森 稀疏飘飘
 狭长弯弯 鲜活生生 脏旧今今

(11) AB 是状态形容词(不能加很)

鲜红艳艳 血红艳艳 黑红暖暖 黑红艳艳 红艳阵阵
 红灿灿 雪白淋淋 惊白茫茫 惨白凄凄 浓黑烈烈
 白亮嘎嘎 赤裸条条

蔡和施(2007)指出,这样的重叠不是方言特色,除了阎连科还有许多不同方言背景的作家,如星竹、孙春平、乔叶等,都有类似用法。他们的结论是,语言系统中有现实的部分,也有可能部分,现实性是可能性的一部分,要把语言放到动态的过程中来考察。

过去我们习惯于按照朱德熙(1956)把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两类,把冷、寒冷、冷清划归性质形容词,把很冷、冰冷、冷飕飕划归状态形容词,标准是:1)前者能受很修饰,后者不能;2)前者重叠是 AABB 式如冷冷清清,后者重叠是 ABAB 式如冰冷冰冷。其实这两条标准并不十分可靠也不那么重要。第一,性质形容词如冷加上很就变为状态形容词很冷,加很是增加摹状性,状态形容词虽然不能加很,但是能跟性质形容词一样通过 ABCC 式重叠来增加摹状性,如雪白淋淋、浓黑烈烈等。第二,现实生活中正在大量出现状态形容词加很的用例,从百度网上搜索一些常用词几乎每个都有很多加很的例子(李劲荣,2007):

(12) 为什么一到冬天我的手脚就很冰冷、而夏天反而身体很烫?

我的皮肤算得上是白,但不是很雪白的那种,有点黄。

孩子的心灵是很雪亮的,所以我们要保持童心。

为什么有的人喝酒后脸上会很通红,有的人就不红?

最近申彗星把自己练得很结实,晒得很黝黑,看上去很男人。

路边有一种树,闻起来很喷香,有很小的白色花朵,谁知道是什么树吗?

是不是女人抽烟喝酒,去酒吧玩就很稀烂?

右后胎爆了,爆得很坚决,很彻底,很粉碎! 没啥说的,为自己的急躁买单吧。

原因显然是状态形容词的摹状性在磨损减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重新增强摹状性。拿冰冷和火热比较,只是冰冷的摹状性没有火热磨损得厉害,所以冰冷一般还不能受很修饰。第三,有不少不能加很的双音形容词有 AABB 重叠式,如白白亮亮、红红胖胖,而能加很的双音形容词也不绝对排除 ABAB 重叠式,如软绵绵、苍白苍白、穷酸穷酸、阴暗阴暗等。

总之,双音形容词不管是表性质的还是表状态的,都能通过多种手段来增强或恢复摹状性,加很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而重叠又有多种方式,重叠方式的选择不是绝对的,有的重叠方式对二者都适用,所有这些手段(包括加冰、黝等词头)可以概括为“叠添”(叠加和添加)。

以上是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情形,从历史上看,石铨(2010)发现古汉语单音词重叠为摹状词也包括名、动、形三类,他还发现另外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先秦汉语单音形容词中有一部分是状态形容词,通过叠添来增强摹状性,如萋→萋萋,忡→忡忡;二是后来表性质的双音形容词原先也是由单音通过叠添而得到的摹状

词,如灿烂、悠久、苍白,因为摹状性衰减才变为性质形容词。因此从动态的观点看,汉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有两个随时进行着的变化:一是属性词通过各种叠添手段来增强摹状性,这些手段包括双音化,二是状态词的摹状性衰减向属性词漂移,通过新的叠添手段来恢复摹状性。

双音化是增强摹状性的一种叠添手段,这个认识十分重要。与其说历史上形容词单音的使动用法转移到双音上,不如说历史上形容词单音的使动用法还没有完全转移到双音上,现代汉语双音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还不像古汉语单音形容词用得那么广泛和多样。王克仲(1989)对古汉语单音形容词活用作动词有较详细的描述,首先,使动用法很普遍,如:

- (13) 宁吾族姓(使宁静),深其官(使深广),白之顾益黑(使明白),肥牺牲(使肥美),能富通者在我(使富裕),弱寡王室(使衰弱),兄不安弟(使安宁),静之(使安静)

翻译成现代汉语,括号里相应的双音形容词不能用作使动。现代汉语里部分双音形容词虽然有使动用法,但是使用的范围不那么广,例如古汉语说丰民人(使人民丰富、丰裕),现代汉语只说丰富生活,不说丰富人民、丰裕人民,也不说丰裕生活。其次,古汉语单音形容词除了表示“致使”,还能表示王文所说的“支配”和“意为”:

- (14) 车邻,美秦仲也。(诗·秦风·车邻小序)
 (美秦仲,赞美秦仲,支配关系)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一)
 (美我,认为我美,意为关系)

支配和意为是抽象的、意义虚化的致使,这两个美是在言辞上或认识上使对象具有美的属性。究竟是表示致使、支配还是意为可以从上下文来判断:

- (15) 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汉书·伍被传)
 (安弟,使弟安宁,致使关系)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安之,安于齐国的生活,意为关系^①)

① 此例王文归为“支配”,似归为“意为”更妥当,“安”是“觉得……安宁”的意思。

(16) 上多昉有理剧才,改南京副留守。(辽史·室昉传)

(多昉,称赞室昉,支配关系)

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左传·定公六年)

(多阳虎之罪,使阳虎之罪多,致使关系)

(17) 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贤人。(新论·谴非)

(少丞相,贬低丞相,支配关系)

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汉书·曹参传)

(岂少朕与,难道认为我年少吗,意为关系)

而现代汉语双音形容词基本上只限于表达单纯的致使,还没有引申出支配和意为。总之,现代汉语双音形容词用作使动的,都能在古代汉语找到相应的单音词,而古汉语单音形容词用作使动的,在现代汉语不一定能找到相应的双音词。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古汉语的单音形容词通过双音化而增强摹状性,使得现代汉语的双音形容词仍然具有摹状性,因此使动用法不那么广泛多样,只有那些摹状性已经磨损得很厉害因而漂移到属性词的才会有使动用法。

四 重新考虑形容词内部的划分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现代汉语形容词内部的划分方式。现代汉语的双音形容词,它们有的早已划归状词,如通红、煞白、冰冷、死灰等(朱德熙, 1956),只是它们不通过重叠而是通过加通、煞、冰、死等词头形成。一般所说的双音“性质形容词”,如伟大、奇怪、豪华、敞亮、糊涂等,它们本来也是摹状性的状词,只是用得多了摹状性磨损减弱,已经或正在向属性词漂移,有的已经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直接做定语,如豪华间、聪敏人、糊涂虫、安稳觉,形成[2+1]定中,跟纸板书和出租房一样。正因为摹状性减弱,它们要通过加很和重叠等叠添手段来重新增强摹状性。通过叠添音节来恢复摹状性,这样的变化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单音为主的阶段如此,单双音并存的阶段也是如此。同时也要知道,尽管双音形容词在向属性词漂移,但是它们仍然带有状词的本性。过去我们习惯按朱德熙(1956)的做法主要拿能不能加很和重叠的方式这两条标准,将寒冷、苍白跟冷、

白合在一起算性质形容词(属性词),对立干状态形容词冰冷、煞白,现在看到这两条标准并不十分可靠也不那么重要,可靠的标准是单音和双音的区分(非此即彼),重要的标准是单双音节在不同结构类型中的组配(讲语法一定要讲结构类型)。即:

(18) [1+2] [2+1]

冷空气 * 寒冷气

冷开水 * 冰冷水

白皮肤 * 苍白肤

白脸蛋 * 煞白脸

按照这两个新的标准,我们将寒冷、苍白跟同是双音的冰冷、煞白归为一类叫状词,对立干单音的属性词冷、白。即便是能构成[2+1]定中的双音形容词,在跟[1+2]单音的对比中也很容易看出它们的摹状性来:

(19) [2+1] 苍白色 寒冷意 平常心 名贵犬 穷酸相

安稳觉 阴暗面 强硬派

[1+2] 白颜色 冷空气 平视角 贵金属 穷地方

稳办法 暗房间 强动词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完全可以把形容词的双音化白→苍白、冷→寒冷看作一种类似于重叠的手段,叫作“准重叠”。

明明放着可靠和重要的标准而不用,是因为过去在认识上有两个误区。一是过分看重单音形容词直接做定语所受的限制,因而忽视形名定中以[1+2]为常态这个事实。朱德熙(1956)说单音形容词直接做定语受限制,例如说白纸不说白手,不说重箱子只说很重的箱子,但是赵元任(1968)早就指出:这种限制“只能说是一种倾向,不算规律”,重箱子不是绝对不能说,像“你不累吗,老提溜着那么个重箱子?”的说法就很自然,凉水常说而凉脸少见,但是“别拿你那凉脸挨着人!”不算不合语法。沈家煊(1997)曾指出,之所以常说白纸而不大说白手,那是因为我们通常按颜色给纸分类但不按颜色给手分类,不但汉语一般不说白手,英语一般也不说 white hands,但是只要特定的语境允许按颜色给手分类,说话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用白来直接修饰手,例如幼儿园老师会对小朋友说,“伸出你们的小手来看看谁是白手谁是黑手”。可见单音形容词能不能直接做定语主要是语义问题,语法

上并不怎么受限制。还有一个认识误区是小看的字的作用^①,单音形容词能不加的直接做定语,双音形容词一般要加的才能做定语,的是一个重要的标记。

在形容词内部首先按单音双音来区分小类,并不意味着双音形容词内部不必做区分,不过那是第二步才要做的事情。

五 形容词的多重性

双音化既然是一种“准重叠”手段,作用是使属性词增强摹状性,那么形名定中为什么以[1+2]为常态的问题就能得到合理的解答。具有状词本性的双音形容词首先跟“大名词”对立,“大名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属性词,而状词都不能直接做定语(除非已经向属性词漂移),所以形名定中不取[2+1]式。现代汉语里单音形容词如大、冷都是属性词,从做谓语看它们近似于单音动词租、买,房间不大、天气不冷的组合方式跟房间不租、电炉不买一样,从做定语看它们近似于单音名词纸、电,大房间、冷空气的组合方式跟纸房子、电风扇一样都是[1+2]。虽然有这种两重性,由于谓语和定语不在同一个结构层次上,主谓区分是首层区分,定中区分是次层区分(完权、沈家煊,2010),所以将大、冷归为动词的次类没有错,但是不要因为动词的次类就忽视它们和名词的近似性。汉语里的属性形容词,其地位好像紧邻北京的“燕郊”,燕郊隶属河北省,但是受北京的影响在房地产方面近似北京;属性形容词也具有这种两重性,它们隶属动词,同时又比邻名词,在做定语方面近似名词。汉语名、动、形三者的关系不同于英语,可以用下面的“词类地图”来说明^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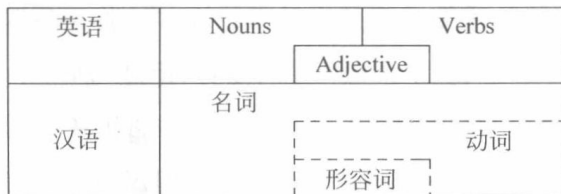


图 4

① 朱德熙先生研究形容词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重视“的”字的分布。

② 这张词类地图在沈家煊(2010a)所画的图上有所修改,把形容词移到名词、动词下面的层次上。

语言的共性是形容词的位置介于名词和动词之间,从地图上看英语和汉语都是这样,但是三类词的划分方式英语和汉语不一样,英语 nouns, verbs, adjectives 好比三个分立的行政区,汉语里名、动、形(指属性形容词)三者好比是省、地、县的关系,形容词隶属动词,动词隶属名词(隶属关系用虚线框表示)。既然形容词和动词都属于(大)名词,那么名、动、形都能做常态定中[2+1]的中心(汽车房、全年租、出国热)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语法化”的角度看词类的形成,人类语言最初只有名词,从名词里分出动词类来,然后再形成形容词类(Heine & Kuteva 2002)。形容词因此还跟名词动词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英语 verbs 已经彻底分出来和 nouns 并列,adjectives 在下一个层次,汉语的动词还没有从名词里分出来,名、动不在一个层次上,形容词又是名、动下面的一个层次。汉语里双音化,作用在名词动词身上是“充实”或“减虚增实”,即减弱动性增强名性(沈家煊 2010c),作用在形容词身上是“增虚”,即增加带有主观色彩的摹状性。归纳起来汉语形容词具有多重性,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1)在做谓语上跟动词相似,所以说是动词的一个次类;2)在做定语上跟名词有相似性,以[1+2]为韵律结构的常态;3)在双音化上不同于名词动词,是“增虚”而不是“充实”。

参考文献

- 蔡淑美、施春宏 2007 阎连科作品中的重叠形式探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端木三 2000 汉语的节奏,《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冯胜利 1997 《汉语的韵律、词法和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 2001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华玉明 2008 《汉语重叠功能的多视角研究》,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柯 航 2007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博士学位论文。
- 李劲荣 2007 “很雪白”类结构形成的动因与基础,《汉语学习》第3期。
-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沈家煊 1997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4期。
- 沈家煊 2007 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汉藏语学报》第1期。

-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语言科学》第1期。
- 沈家煊 2010a “病毒”和“名词”,《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
- 沈家煊 2010b 我只是接着向前跨了半步——再谈汉语的名词和动词,《语言学论丛》第40辑,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0c 《虚实象似——韵律结构和语法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学沙龙上的报告,未刊。
- 石 侵 2010 《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商务印书馆。
- 完 权、沈家煊 2010 跨语言词类比较的“阿姆斯特丹模型”,《民族语文》第3期。
- 王洪君 2001 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当代语言学》第4期。
- 王克仲 1989 《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68 《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译 1979《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On 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Forms. In Alison Wray (ed.) 2002. *The Transition to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6—397.
- Lu, Bingfu & Duanmu San 1991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 Lu, Bingfu & Duanmu San 2002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2):pp. 123—136.

(本文曾刊载于《汉语学习》2011年第3期)

(作者通信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